



良心茶遊記

「抗日功勳」惠通橋(上)

在滇緬公路上為搶運抗戰物資浴血奮戰的南僑機工，每個人都永遠忘不了橫跨怒江東西的咽喉惠通橋。惠通橋位於保山施甸縣太平鎮與龍陵縣臘勳鎮分界的怒江之上，東去保山直線距離約36公里，西距龍陵縣城東北約74公里。大橋橫跨怒江大峽谷，東岸為太平大山頭，西岸為臘勳松山。大山頭形如刀削，臘勳松山聳入雲天。兩岸山頂海拔2,000米以上，江邊海拔則僅600餘米。高山峽谷之間，山高谷深，山勢險峻，江灘險惡，堪稱「天險」。這座天險上的鋼鐵大橋，是抗戰時期我國西南後方國際交通線——滇緬公路跨越怒江的唯一通道。它的興衰曾經牽動中國抗戰的大局，它的暢通為中國內地抗戰前線輸送了大量物資，它的斷裂又為阻擋日寇東進中國內地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據《永昌府志》記載，惠通橋所在是古代永昌（今保山）通往芒部（今芒市）出緬甸的古驛道「老渡口」，當地稱「臘勳渡」。早在宋元時期，這裏怒江的臘勳渡口就是我國南方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隘。臘勳渡得名於西岸松山山上的古鎮臘勳老街子。在俚語中，「臘勳」的「臘」是茶，「勳」是地方，「臘勳」就是「有茶的地方」。臘勳老街子在松山東麓，是從臘勳渡口（今惠通橋）到達松山的必經之地，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（茶馬古道）上的一條重要通道。從渡口到臘勳老街子約有30公里，繞行在雄峙於怒江兩岸的松山之間，前臨山谷，背連大坡，地形險要，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上的險要路段。

明代鎮邊抗倭名將鄧子龍曾在臘勳渡這裏開渡過江，這裏後來號稱「將軍渡」。鄧子龍是明代軍事家、民族英雄，以平定叛亂、戍邊禦緬、朝鮮抗倭著稱。萬曆十一年（1583年），鄧子龍任雲南永昌參將，抵禦緬甸入侵。他在姚關攀枝花之戰中誘敵深入，火燒象陣，生擒敵酋罕度。後又多次擊退緬軍，收復孟養、蠻莫等地，穩定西南邊疆。1592年至1598年，鄧子龍調任朝鮮抗擊倭寇。在同日軍的露梁海戰中，他以70歲高齡率軍衝鋒，因戰船起火被日軍圍攻而陣亡。其首級被倭寇割下帶回日本

邀功，遺體則由明軍運回中國，以沉香木雕刻假首級下葬於他家鄉江西豐城鄧家村。

清朝光緒初年（公元1875年），由地方熱心公益人士捐款，終於在臘勳渡口建成了能通行馱馬的鐵鏈懸橋，取名「臘勳江橋」。臘勳江橋因橋台設置過低，常遭水患。1932年，龍陵縣長邱石麟（又名邱天培）函請旅緬華僑會長梁金山先生「鼎辦贊助」，將臘勳江橋改建為角塔式鋼索吊橋。梁金山先生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愛國華僑。他本名梁順，1882年出生在雲南省保山市隆陽區的浦鑾方家寨。從小就沒有父親，全靠母親割草賣錢維持生活。十多歲時他就給當地的商販挑腳扛貨。1900年因為賭博打架逃出家門，加入了中緬邊境運貨的馬幫。1903年跑到緬甸開蕩，在碼頭上當過搬運工，還在煉油廠打過工。因為他吃苦耐勞，腦子靈活，做事又靠譜，對同事熱心仗義，獲得工友同事和工頭老闆信任。

梁金山後來進入邦海銀廠，勤奮學習挖礦煉銀，並積累了一些資金，在臘戍跟英國人合夥開銀礦。有一天，在銀礦巡查的梁金山在礦洞口發現有塌方的跡象，他立即指揮礦工及周邊的3,000餘名礦工撤離礦區並暫時停工。果如梁金山所料，礦工們剛撤離礦洞，礦洞就發生垮塌。梁金山及時發現危險信號，又果斷執行避險措施，挽救了數千礦工生命，避免了一場特大礦難。為此英國女王特別召見嘉勉，讚譽他「智可通神」，並獎勵他一把左輪手槍、一支雙筒獵槍和一把大銀刀。梁金山的大名從此在歐亞地區傳開，他在緬甸聲望日高，很快成為緬甸和東南亞著名僑領。

1910年，梁金山在緬甸仰光加入同盟會，支持孫中山革命。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，梁金山受命負責國民黨在緬甸的黨務工作。「九·一八事變」後，時任緬甸華僑協會會長的梁金山積極推動抗日救亡運動，領導緬甸華界大規模抵制日貨。1932年他捐白銀4,000兩給十九路軍保衛上海。1934年又捐白銀5,000兩給宋哲元部隊保衛古北口。抗戰全面爆發後，梁金山牽頭成立「中華緬甸救國聯合會」，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。



●旅緬愛國僑領梁金山雕像。作者供圖。

1941年底，中國遠征軍在緬失利，日軍大舉進攻緬北滇西，美國等盟國援華的10萬噸軍火物資積壓在緬甸仰光，急待運回國內抗日戰場，國民政府後勤部商請梁金山經營的金光汽車公司120輛大卡車全部投入搶運，並承諾運費加倍。梁金山立即派出全部車輛參加搶運，但運費分文不收，他表示：「絕對不發國難財！」搶運結束後，他將120輛汽車和1架飛機捐獻給祖國，並承諾長期按月捐款支持抗戰，直到抗戰勝利。當時國民黨中央分派給雲南省的抗日救國公債，梁金山一人就認購了大半。梁金山為支援抗戰幾乎耗盡了全部家財。日軍佔領仰光後，將梁金山列為抓捕要犯。梁金山被迫棄了在緬甸經營40多年的產業，星夜兼程返回故鄉保山。回到保山後，梁金山繼續為抗戰出錢出力，他在昆明建立中國僑民銀行，大力支持昆明和保山的教育事業。

梁金山先生對改建臘勳橋全力支持。為籌款捐建大橋，梁金山變賣了兩個商號和一家工廠，籌措資金20多萬銀元。他重金聘請美國工程師柏蘭德規劃大橋，印度工程師賴月笙負責施工，並親自組織車隊、馱馬和人力，將建橋材料從緬甸轉運到怒江邊上的建橋現場。為保證工程質量和進度，梁金山先生經常蒞臨現場檢查指導。他出錢出力，嘔心瀝血，和工程師、技術員和當地的工人一起苦幹巧幹了三年多，最終於1935年1月14日在松山下的怒江峽谷間建成了雲南第一座新式柔型鋼索大吊橋。

據說大橋落成時，當地民間就流傳起一首民謠：「橋是金山橋，一年修，萬年牢。」因此當地鄉紳和老百姓都提議，為了順應民謠，紀念梁金山先生修橋的貢獻，給這座大橋起名叫「金山橋」。但梁金山先生婉拒了這個建議，他認為，修建這座大橋是為了便利兩岸民眾通行，發展中緬兩國貿易和往來，互利互惠，所以應該叫「惠通橋」。當地政府尊重梁金山先生意見，就將這座中國境內第一座橫跨怒江的汽車大橋定名為「惠通橋」。

生活點滴

●羅大佳

老家的連蓋

連蓋又叫連枷，是故鄉洪雅一種簡單的農具，由一桿長長的竹竿連把、一排平排的竹條枷板和轉軸組成。主要用於敲打麥子、豆子、油菜籽和殘存在稻稈上的穀穗。

農曆五月，火紅的太陽照在天空，知了在樹上嘶啞地叫着。母親雙手掄起連把，枷板在半空中翻個筋斗，「啪」一聲脆響，結結實實地打在曬場的麥穗上。那聲音像一個有力的巴掌，拍在暑氣蒸騰的土地上，傳得很遠。隨著更多大人把連蓋掄起，嘩嘩的聲音響徹牟河壩的上空，彷彿一首古老而又動聽的民謠。

生產隊的曬場是我們兒時的樂園。夏天，麥垛堆成連綿的山丘，我和光娃、貴娃、平娃等小夥伴在垛間鑽來鑽去，捉迷藏，玩得開心極了。累了就蜷在麥垛裏，看大人們揮動連蓋，不停地翻轉，麥粒從穗殼中炸裂開來，如小鞭炮一樣響亮，金色的麥芒混着塵土在陽光裏飛舞，黏在大人們汗濕的脊背上，也鑽進我們的脖頸裏。歇息時有鄉親挑來兩桶老鷹茶茶水，我們從麥垛裏鑽出來，搶着去喝，本以為會挨罵，大人們卻笑着將瓷碗遞了過來。

看着連蓋在大人手裏舞成一朵花，我心裏充滿好奇。10歲那年的麥收季，趁大人們回家吃飯時，我偷偷溜到生產隊曬場上，學着母親的樣子掄起連蓋，連蓋卻像喝醉了酒的醉漢，在空中亂舞兩下後，砸到曬麥的筐籠上，麥粒如金色的雨點四下飛濺，驚飛了躲在曬場角落覓食的麻雀。父親是生產隊保管員，聞聲從公房裏跑出來，舉起棍子就要打我，母親返回來擋住他說：「六娃想學農活，有什麼錯？」

其實打連蓋是很耗力氣的，一場麥子打下來，母親的脊背濕透了，汗水浸透了粗布衣襟，沿着連蓋把子往下淌，手掌也磨出了老繭。

農閒時連蓋放在老家屋簷下，成為我們的玩伴。我們偷偷將連蓋拖到院牆中，把連蓋把子豎起來當旗杆，繫上破布條，風兒一吹，彷彿指揮千軍萬馬。

做連蓋的竹子要選向陽山坡上的老竹，竹節要疏朗，質地要堅韌，否則用不了多久，連蓋便會散架。我們家的連蓋用了多少年，我和姐姐妹妹們都說不清。只見連把被汗水和歲月磨得發亮，竹節處殘留着幾道手磨的印痕。

後來我參加工作，離開了牟河壩。有次回鄉下老家看望父母，只見收割機在田野裏轟鳴，忽然想起連蓋來。父親指指柴房，說在那裏。推開木門，一股陳年草木味撲面而來。在雜亂的農具和柴草深處，連蓋橫躺在角落，竹身積滿了厚厚的灰塵，枷板已經散開，轉軸上的牛皮繩鬆垮地搭在一邊，像一條失了筋骨的老蛇。

看着躺在柴房角落的連蓋，我彷彿又回到童年，聽見打麥場上那一聲聲清脆的響聲，那聲音連同曬場上飛舞的麥芒，隨着母親佝僂的脊背，沉入牟河壩沉澱的泥土深處。

詩詞度墨香

●梁君度

文化解碼

●周兵 紀錄片導演、歷史學博士

敦煌莫高窟中的千手千眼觀音

我與第三窟的那幅千手千眼觀音壁畫初次相遇，是在20多年前的敦煌莫高窟。之後的幾十年裏，我又與它相遇過兩次。

從年輕時的無知無解，到後來慢慢地學習感悟，一次次靠近它時，我最終發現，它竟然是莫高窟裏一個登峰造極的絕唱。在敦煌莫高窟延續千年的營造中，它的存在印證了中國線描藝術，在彼時達到一個集大成的巔峰狀態。

在這個小小的洞窟裏，我們看到了從中國南北朝時期，一直到唐宋乃至元代的線描筆法，這些線描技法，表達着不同時代的中國畫家，對筆墨的理解與應用。

在這些線條裏，我們能看到東晉顧愷之的鐵線描，這讓我想起了那個同樣精妙無比的《洛神賦圖》；我們甚至也可以看到李公麟的《五馬圖》裏，那些極其精準、線條均勻，且蘊含力量的鐵線遊絲。

當然，在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集大成之作裏，更少不了來自唐代吳道子「吳帶當風」的蘭葉描筆法——在流轉頓挫中，我們感受到了人物衣帶裏的飄逸靈動之感——這讓線條變化富有音樂般的節奏。

中國古人，就用這樣的線描和黑白對比的墨色，營造出一個生動立體的圖案空間。

我們甚至可以在這幅壁畫上，看到來自於北宋、西夏，還有元代藝術家們常用的折蘆描、釘頭鼠尾描等線描技法的運用。

不同的畫法用於不同的人像部位，我們看到高古遊絲般的鐵線，繪於觀音的衣紋之上；觀世音菩薩手中的法器造型，線條輪廓是來自元代工匠們最熟悉的畫風；在觀音菩薩和其他人物的飄帶上，我們看到了蘭葉描，線在左右上下的變化行進中，靈動的氣息中又有一絲嚴謹的傳承。

如果你再仔細地觀察，在菩薩裝飾品的繪製中，對瓔珞的勾勒，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用筆風格與節奏的變化，那是起筆頓挫、緩緩纖細而收的釘頭鼠尾描的技法。

敦煌研究院學者們經過多年的研究發現，敦煌莫高窟第三窟的這幅壁畫，在創作之初，元代的畫師們使用了濕筆。在墨分五色的調製下，用淡墨來進行暈染，和壁畫的底色進行了相互融合。或許，這是為了增加這幅繪畫的立體輪廓感。

還有學者發現，這幅觀音菩薩的千手，所謂的1,000隻手，經過仔細辨認，只有42隻手進行了非常主體的展現。這些手的描

繪，先是以淡淡的墨色作為底色，之後又用顏色深一點的墨色進行再次勾勒，凸顯出手臂線條更立體的層次。

就這樣，從南北朝、唐，再到宋、元，在將近上千年的時間裏，在這幅面積不大的千手千眼觀音的繪畫中，我們看到了中國線描藝術千年的變遷，一次絕無僅有的、集大成的藝術創作完成了。

這幅壁畫據說已經存世600多年，今天，如果我們有機會再一次可以去欣賞它，你會看到它正在慢慢地褪去曾經最初的色彩。

在它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裏，曾經寫着小小的「史小玉」三個字，有人說他是這幅繪畫的作者，也有人說他只是一位遊客，爭論中一直沒有得到定論。

事實上，出於對第三窟的保護，它已經永久不再對任何遊客開放。無論如何，我們今天如果再去敦煌莫高窟，也無緣得見這幅壁畫原作。

幸運的是，幾十年前敦煌研究院的藝術家們，已經臨摹下了它的原貌。而且，在今天數位化的技術加持下，它依然能夠和我們面對面對話，讓我們得以跨越時空，繼續欣賞和感悟中國古代藝術家們的精彩創作。



●敦煌莫高窟第三窟的千手千眼觀音壁畫。作者供圖。

浮城誌

●鄭顯發

處暑影之漸

處暑已到，白晝便如一位遲暮的老人，步履蹣跚地向西挪移。我向來不甚注意這些節氣的變化，直到某夜散步，忽覺腳下影子竟比先前長了許多，這才驚覺夏日的威風確乎消盡了。

記得盛夏之夜，路燈下的人影總是短促而濃重，像被無形的手按在地上，掙扎不得伸展。而今這影子卻得了自由，從腳下一徑拉長，斜斜地爬過路面，竟攀上了對面的牆根。我走，影子亦走；我停，影子也停駐。它時而與樹影交錯，時而獨自延伸，儼然似有了生命。

前些日子，黃昏尚帶着溽暑的餘威，空氣裏浮動着燥熱，連影子也好像被蒸得蜷縮起來。而今夕散步，微風拂過臂膀，竟有一絲涼意滲入肌膚。路旁的梧桐葉已不如盛夏時那般油亮了。月光下，葉緣微微捲曲，顯出幾分倦態。偶有一兩片早衰的葉子飄落，在空中翻轉數下，才不甘心地貼在地面上。它們的影子比本體更為龐大，在路面上鋪成一片模糊的灰黑，又被行人的腳步踏碎。

池塘裏的蛙鳴也不似先前密集。夏夜裏，牠們是聒噪得令人煩厭的，此刻卻只三三兩兩地應和，間隔也拉長了，倒顯出幾分秋蟲的蕭索來。月光投在水

面，波紋將光與影揉碎了又拼合，拼合了又揉碎，竟比盛夏時更加清冷透亮。最妙的是月的位置分明偏了。夏日裏，它總懸在頭頂，幾乎要壓到屋簷；而今卻退到了東南角，顯得疏遠而矜持。月光斜斜地穿過樹枝，在地上繪出斑駁的圖案。我忽而想起兒時在牆上手影遊戲，此刻大自然也在上演類似的戲碼。

歸途中，一陣風過，竟有落葉擦着我的影子掠過。我駐足觀看，那影子已拉長得不像樣子，頭部幾乎要觸及鄰家的門楣。夏夜的影子何曾有此等放肆？它們總是被正午般的燈光釘在腳下，動彈不得。而今這影子卻得了伸展的自由，好似在宣告一個季節的終結。回到院中，月光將葡萄架的影子投在磚地上，枝蔓勾勒得分明。架上的葡萄已經紫了，在月光下泛着幽光，而它們的影子則沉入更深的黑暗中，與磚縫裏的螞蟻共享這處暑之夜的涼意。

夜漸深，露水悄然而至。明日清晨，這些拉長的影子又將縮短，但終究不會再回到夏日的窘迫了。四季輪轉，原是極平常的事，只是通過影子的變化顯現出來，便有了幾分哲學的意味。

詩詞偶拾

●俞慧軍

秋風辭

當第一縷秋風吹拂大地
殘喘的暑熱漸退塵世
那些沉重的雲影秋光
在季節的轉換中悄然登場
乍起的秋風，為染色的草木命名
嘶啞的蟬鳴藏匿秋的秘密
陣陣秋風，幻化成曼妙的聲韻
彷彿在尋覓故鄉漸行漸遠的知音

那些被秋風追逐的雲影
早已躲進故鄉那片飄香的棗園
攀附着田園裏纏繞的藤蔓
一串串晶瑩的果實掛滿枝頭
一些植物，經不住秋風渲染
一夜間完成了色彩的轉換
秋色以山川，田野，森林的名義
為五穀豐登的故鄉燈塔結絲

大雁驚喜地飛過故鄉的藍天
期待涼風徐來
牠們張開鼓滿秋風的翅膀
優美的身姿自由地翱翔於蒼穹
秋風蕭瑟，斑斕的秋花盡情綻放
故鄉的秋天溫馨而浪漫
那些沉醉於秋風中的城廓，村莊
在晨曦中披上了絢麗的秋裳